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五

荅孔葓谷書 壬寅

日望足下惠音久不見到固知中閒必有阻滯今八月杪始領手教及佳刻各種如餓人之得食喜極不可言脍鄭氏詩譜及張邱建算經僕有校出兩紙今寄上戴君方言疏證即校於其書上又去年曾與丁小疋書論及此亦附請教惠定宇沈杲堂二家合校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云據宋元鈔本校於項氏所梓本上改正字畫極細惠氏無説沈氏僅有一二兩條今皆依樣錄於尊刻

本上寄轉其所據鈔本避宋欽宗桓字嫌諱如欑才丸反作昨官反實下注毋公丸反作公歡反完音丸作乎官反貒他丸反作他官反覩此足明所據猶是北宋以來相傳之舊本而非臆撰可知已然宋人既以避諱之故不難改易本文則安知其中不有以意爲增損者如壟壠下注云二音隴方言曰冢界埒壠桀其文殊不似此當云二同不當云二音隴其下所引無論刪節不明及埒字作垺之誤卽其舍周禮禮記而取方言已開明人王堯惠舍經而泛引他書之謬之先矣馬氏所梓亦似據鈔宋本不全據石經故石經闕處馬本補之計其字數間有不能盡合要石經之脫誤處正復不免今當

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耳石經之字不盡依說文張氏唐氏之書唯石經是從故校者不當以說文繩之且張參於小學殊不精故於夲本陝陜氾氾等字其說多混至足下所譏攵夂二字之互譌尙爲筆畫微誤可以歸咎於轉寫之失以其下義訓及所從之字固未有誤也馬氏本幸部有脫行項氏本木部有錯簡此特小疵耳其點勘太半依石經絕不艸艸今足下校正此書於馬本所補亦不肎輕徇寧闕所疑愼之至矣然繡梓時一以委之剞劂氏彼俗工但知世俗所行之宋體字耳於廾廾日曰弓彡舟丹月月之辨皆不能審古意寖微而於唐時避諱之闕筆僅有一二留者至偏旁則皆寫全矣

若明人所補之謬挾欺塞責彼於世人習熟之經文可以一檢而得者尚且以青易素以鹿爲馬憑臆妄竄但求闕處有字便可適觀其於此二書豈復何所顧忌今足下固已灼見其謬不以滓穢本書別爲五經文字疑九經字樣疑一卷舉其說一一從而辨之其於馬本所補亦致疑焉愚謂王所補直不足置辨若馬所補可信者多即有一二字數不合如石經本以十字爲行亦有縮而爲九溢而爲十一者政不可執此亦疑其鑿空妄造也石經所注重文或脫或誤足下既補之正之矣唯危部下石經注云壹字重文足下以無重文而删之愚竊疑詭字下當有㼱字如春秋書晉侯詭諸卒公穀作

說左氏作僞所謂重文或指此但危部凡陸字增此則多一字或因脫去僞字遂只就現在之字計之耳此雖不敢卽以爲然要亦可備一說然則此四字石經所元有者毋寧不删爲是

與鮑以文書 壬寅

熊氏後漢書年表今已録出淸本可以授梓人矣所以遲至今日者實以此書紕繆極多若徒校訂一二傳寫之譌未便卽稱善本仍然留後人指摘何論前與錢宮詹書中已略道一二今書中凡改正增删之處俱有校語繫於其下可無庸委悉具述姑撮其大段言之侯表中功狀不明紀事失實或以更始時事入之建武或以

主將之官加之偏稗置臨邑侯復於王威之上而其子騊駼之嗣侯反遺之本傳並不言國除故文獻通考載騊駼嗣錫光封鹽水侯而但稱列侯又汎其不從王莽之大節而泛稱曰降征羌侯來歙為光武祖姑之子而以為甥宣城侯孫羙襲其兄之封而以為隨父鄧隱諸弟竝未受封而書其子皆曰嗣袁逢嗣侯其謚曰宣文而誤以為宣父與鄉亭名一例宜城漢壽皆書叛曹操所殺亦云誅百官表中何苗本不與何進同意而乃以謀誅張讓幷歸之虞詡代陳禪為司隸校尉而反謂禪實代詡袁敞代劉愷為司空而敞之拜反在愷未遷官之前又遺漏甚多今於正史所見年代可考者補之其年代疑似與見於劉

昭章懷注中者亦於校語內附著之視元本爲少許贍矣范史紀傳互有參差所當擇而從之至如北海哀王基濟南孝王香東平懷王忠諸人之年熊氏實沿本傳之誤今俱加以訂正然而猶有不能盡易者焉如宮詹之所規者但仍之而著其誤則以此固熊氏之書也如欲別加撰造又似不必故未免依違於其閒而前後致有未盡畫一之處然猶愈於襲譌沿謬云爾足下其覆審之

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 癸卯

說文繫傳一書向無力傳錄未得細閱今承以汪氏新雕本見貽乃始受而卒業惜乎殘闕之已多也此書在

宋時固已推重近閱爾雅疏及項平甫家說亦多引用其語僕何人敢於輕相訾謷惟是粗覽一過意實有不能盡愜者不敢以間於人而私求正於足下竊以爲解說文字惟當約文申義義明而止無取繁稱侈說也楚金所解大致微傷於宂而且隨文變易初無一定之說牽強證引不難改竄經典舊文以從之如掄與倫不同也而兩引周禮掄材一則從手一則改從木釋與釋亦有別也釋本訓漬米而此復贅云猶散也引釋旅爲釋旅以爲從米之證若㮚榛兩字皆引易之擊柝不引周官之聚榛此固未爲甚失也旨字下改內則調以滑甘爲滑旨萌字改國語㦸車待游車之裂以裂爲萌移字

下則引詩好人移移案王伯厚詩考所載異文止有作媞媞或姼姼者今之從衣果何所本乎廦字下則引晉書郭廦案晉止有郭璞見藝術傳而非廦也脟字引子虛賦脟割輪焠則云脟借為脟於膞字下又引此復云脟當為膞是其說無一定也說文無幗字而有簂字簂卽幗也乃指槶為巾幗之幗說文有桼字兼有榛字乃云說文無而指榗為榛栗之榛皆失於不審至於徐則以其得姓所自而張大其辭上泝顓頊以及臯陶伯益後封為徐徐在東海東方為仁方有君子國而且盛推偃王之仁為諸侯所歸周穆王自西荒逃歸王不忍鬬以太王之義而去之使周穆不失國偃王之力也又云

徐者舒緩之名也後雖爲武未嘗無君子之風徐宣立益子是也又於稱字下引徐孺子爲證案此書本爲說文而作而乃侈陳家乘可謂得著書之體乎又其引書多不契勘如引揚雄甘泉賦日月纔經於柍桭改桭爲宸注宸字下張衡西京賦奨翔藩本作棘藩左思吳都賦眕𥈕無數此三賦皆以爲班固之西都甚且人人所誦習者而亦舛互相仍以檀弓仲尼之守狗及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皆以爲論語尙書緜湮洪水則以爲詩左傳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則以爲書論語奡盪舟則以爲号左傳齊侯余姑翦滅則以爲楚王又稱巫馬期行不由徑陳仲子捆屨而食且引詩云匪而命之言示之事匪口諭

之言提其耳此等作讀之未有不疑其有所本者而實皆憑臆空造毫無左證深足以疑誤後生許叔重在當時四家之詩具在書有古文今文各家師授又各不同故其稱引時與今所傳不合此豈後代人所可放效也其分疏音義亦有可疑者賣字許氏云而聲則當以價爲本音乃不引聘禮之賈人及納賈待賈而專引公戶反之賣區服賈即云增成其義寧不當少有區分也又賑字本訓殷富乃惑於後人振贍振濟之亦作賑而遂以振起解之農字中從囟囟與囟皆有聰音而乃謂囟當爲凶乃得聲獮秋田也本見犬部乃於示部增一禰字亦訓秋畋且爲之說云獮者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夫

一歲三田惟君用鮮何時不爲乾豆之用而獨於秋云爾乎考鼎臣本則禰與祧祆祚皆爲新附之字今皆收入許氏本部中而又增一禮字訓爲祝也不知言部中自有詛字許氏訓爲訓訓卽祝耳何必又贅一禮字乎又火部中出一炙字鼎臣本所無此蓋炙與灸之譌文耳而曾莫之辨也許氏本書各部中元有彼此復見之字若此草部中苗字凡兩見則未之有也至其所引經史亦多失其本意如貲字下引史記張釋之以貲爲郎而爲之說云卽今州縣吏以身應役是也貲錢卽今庸直也此說謬甚夫漢時之以貲爲郎猶近世職財貨者之舉身家殷實耳景帝後二年詔書舊貲算十以上乃

得官今令訾算四得官訾與貲同楚金於此殊憒憒也又玄字下許氏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去聲從衣公聲楚金上鄉作上卿初疑是轉寫之誤及讀其說云春秋傳諸侯死於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歛謂以上公禮也然則愼所謂上鄉卽用刻本誤周公禮也據此云云則非鈔胥之過矣此於文理若何可通部敘一卷如易序卦之體亦多有難通而強爲之說者鼎臣本采用鍇說俱極純粹或彼有而此反遺之其中脫漏之字甚多并部首亦有脫去者閒以鼎臣本攙補一二而不明著其所補其第二十五卷則全用鼎臣本矣至若兩部而并爲一部有重文而反無正字亦與夾

鼎與困注皆互易脫去黜字注而以黔字注注其下若此者頗多許氏一部中字亦皆以類相從此則或前或後參錯不齊并傎元注亦有漏略不全者則此書之紛亂難理世無善本久矣容有爲後人所竄易殽亂者不可全歸咎於楚金也初閱此書以爲不過字畫間小小譌錯欲并爲足下校出一本以答厚意今既不可勝摘則非僕之力所能任矣淺陋之見不敢自隱冀足下恕我之狂也

後來聞道人之語云鼎臣於許氏本文有難曉處往往私自改易而楚金本獨否故是書終不可得而廢也此言良是善讀者必能別擇之丙午長至月望前

答秦西巖問母在爲妻杖否書 丙午

日前承詢母在爲妻制服俗閒有杖者有不杖者并有因生母在不制杖者其是非安在文弨案古今禮文夫爲妻未有不杖者也父在不杖者唯嫡長子而已儀禮喪服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條下其一曰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又不杖麻屨者條下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傳云父在則爲妻不杖疏云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禮記喪服小記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正義云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以此觀之古禮衆子爲妻

雖父在亦杖矣乃禮記雜記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云此謂適子爲妻也父殁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范宣子云在有二義一是生時二是在側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此說雖亦有疑之者然竊以父在庶子爲妻杖之文推之豈有父殁母在而爲嫡子者已無避喪主之嫌爲衆子者又本皆有得杖之理乃於此反覺然去杖者乎又考之通典其載古今喪服之制爲妻一條在齊縗杖周下而不杖周則無文其開元禮亦同又考之司馬溫公書儀以至明史禮志亦無不盡同並不著父母在否之異則自當以儀禮所言爲斷然如古者七十則老而傳傳者傳重也則於父母之喪尚或

不盡如禮唯衰麻在身而已而謂其尚主適子之婦之喪乎竊意此時父雖在不爲喪主適子亦自可以杖卽位此則古人所未言及文弨竊以意度之而謂其必如此也蓋婦人天夫故移父之斬於其夫夫之於妻義亦不可傳上以承宗廟下以繇嗣續故以爲母之服服之不爲過厚豈與夫旁期者可相爲比例哉雖然上所陳者正禮也而事或不可通於今如世俗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繼母在則不敢遽稱哀子以訃告於人而必標明其上云奉繼母命稱哀否則繼母之黨必有起而成嫌者此亦豈古來如此分別乎然而不可違也今父歿母在或生母在如妻死訃於人而書杖期夫吾知必

有挾其短長而責其忘母爲不孝者則莫若遵乎杖之實將至母側則去之而訃詞則不書杖字此既不背古又不違今則庶乎兩得之道也禮應杖者亦有去杖之時如父之喪以杖即位者適子爲後者也庶子則不以杖即位則與喪妻而至母側去杖事正相同況有范氏之說可據乎前答足下書中因涉他事遂爾漏略今輒舉所聞而并附愚見如右惟足下裁之

答袁簡齋書 乙巳

承問宋人集中有婦人無主議此不知何人所作考之於禮婦人之有主明甚喪服小記云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

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又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據記所言微獨嫡妻有主繼妻亦有主妾之有子者亦皆有主有主而後可以祔廟安得謂婦人無主也又案穀梁文二年作僖公主疏云麋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是以漢世帝后皆有主非創也漢舊儀云皇后主長七尺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蓋本周制而爲之

可知矣然則婦人無主之說空撰無實不足信也

與謝金圃學使書

日來爲足下校荀子付梓至王霸篇有云箸之言語箸字从竹宋本實然來教當作著字說文艸部無著蓋偶脫耳字林因之玉篇著字注云味莖著似但指爲艸卉之屬廣韻則釋爲明也處也立也補也成也定也陟慮張略長略三切則旣有明著之文矣徒以其下箸字注同著此又廣韻之誤說文箸訓飯攲五經四子書中無有以箸爲著者惟國語日恪位箸从竹蓋亦刻本之誤今定當从艸作著文弨案作著則人人易曉向來抽刻數種書內著字亦並不作箸凡以舊本相傳荀非譌繆

大無理之甚者固未嘗輒以說文易之若舊本有合於說文自不當反棄之而用世俗之字如著字說文所無而古書之以箸作著字義用者不第如足下所舉之周語爲然列子仲尼篇云形物其箸此則箸明之義當讀中恕切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此則傅箸之義當讀張略切若位箸則防慮切也六朝人所撰世說新語尚有箸無著如超超令箸世人罔不知之更爲明證此蒙之所以從宋本而不疑也盖說文音訓甚略所賴有假借一門以通其窮若一字必止一義則何以周用如校訓云木囚而亦通於計校比校不必信佩觿之說而別立一挍字也柰訓爲果名而亦通於柰何無柰不

必信同文舉要褻牖閒評而又增一奈字也他如此類正多豈可執一字定爲一解乎考說文木部有榰字石部有礎字皆云箸礎張略切竝从竹不从艸公羊傳有躇階而走而亦不見於說文其踟躕則作躕無有从著礎者以爲偶脫何以他部竝遺之耶說文箸只有陟慮遲倨二切而他部之以箸爲礎者乃有張略切夫知陟慮遲倨之不足以盡箸之聲則亦知飯欹之不足以盡箸之義矣自有隸楷以來竹艸木手往往混用無別此箸之所以有从艸者後人又不細考而以爲二字之用有異於是箸專爲梜而飯欹之外舉皆不可借用若先秦以上古書其作箸字必多當不僅國語國策列子荀

子數書爲然後人以所習見從而改之今幸而尚留此
數字吾願足下之勿改易也足下深於六書之學精研
細討欲自成一書而猶多方購求昔人之成書以資別
擇文字是以將近所鈔唐沙門玄應一切經音義送閱
其中所引小學諸書多有近世所不得見者即所引說
文亦間或勝於近世版行之本在彼則自爲彼教用而
在我亦得取以爲吾教用語曰禮失而求諸野孟子大
賢乃亦引陽虎之言豈以是損賢哉足下衞道之嚴疑
僕莫年頹唐而有弃儒從釋之意不憚大聲疾呼以相
振拔此誠良友見愛之意不知僕素性與禪門絕不相
近今取其書之資小學者耳他何知焉正歲年者不非

一行審波磔者不遺智永三十六字毋固從西域而來舉世無有欲毀棄之者何獨於此書遂視若毒蟲猛獸而亟遠之也昌黎與大顛往來斷不至如後人僞作三書之讕倒則昌黎之為昌黎自若也吾輩亦未嘗不與緇流狎處豈曰昌黎可吾則不可而惴惴懼為其所染哉深荷見愛之意然區區本懷亦不可以不自埶足下之亮我也

與弟文韶書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尚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矣離幼志而即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只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

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爲調攝念吾房恆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尚無子嗣雖竊祿於　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夕之膳深疚隱痛難以言喻又近時頗覺志氣頹靡不能自振鬚髮早巳有數莖白者承先啓後之事茫無端緒且慙且懼吾少時性情直戇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繩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弟盡也吾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顧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益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

訾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瀆姓也然聽其娶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置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吾祖少即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身走四方辛勤節嗇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力於學精於歌詩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書得鍾王楷法最家中尚藏有習字紙一大籠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於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既貧不能償感其意

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後亦登甲科而為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欒郤胥原降在皁隸白屋之後多出公卿天下事寧有常哉況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嘗以此事見質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我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遠吾祖之意也父親績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談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之事無所不為嘗糴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恆自舂也薪有數等唯莊柴易斯若松柴刀柴難斯吾為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

値未炊卽爲佐炊夏閒則日昳又歸家飯乞糕餔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綴債與取租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唯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入好鈔書亦非世閒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顧忍持粱而刺肥乎曳絲而履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裋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

能堅牢況幷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整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賙䘏宗黨之窮者今鄓二親尚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于杭州矣吾弟不日鄓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棄之甚易復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吾宗衰微已甚幷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

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唯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已焉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祀其先學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收族之義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由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故不忍於遽背也吾家守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也

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守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其父哉天下好者難見而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異日戒之愼之如近日互爭墳地一事可以見今昔之異矣睿符公能以其地讓人然不與欲得其地者而獨與守安則非爲勢屈可知也今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將謂宗之禍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吾與弟相

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胷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本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於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言

與梁曜北玉繩書甲辰

世德相承家聲克紹吾於老世兄不勝企羨之至別幾兩載展轉於懷想近日高明光大更令人不易窺測也向見示漢書古今人表內有未詳所出者二十三人今就所知者言之逢於何事見晏子亦見禮記檀弓上季武子成寢正義中叔羊魚即左氏成十七年傳中之夷

羊五也晉語俱稱羊五（今本作陽五）五或可爲吾吾讀爲魚
如左傳西鉏吾釋文音魚又如晉語暇豫之吾吾漢溝
洫志之吾山皆同故羊五亦聲轉而爲魚也又司馬篤
卽左氏昭廿二年傳之司馬督也杜注云司馬烏左氏
於昭廿八年兩舉司馬烏故杜云然蓋督與篤古亦通
用書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左氏傳王命管仲謂督不忘
則表之作篤亦非字誤昨因見繹史作司馬烏不考而
遽從之雖篤之與烏實卽一人然可不必改也又晉陽
罕乃外傳之晉陽畢也見晉語卷八表以晉陽與罕離
而置之故不易曉罕之與畢或以形近致誤或當各如
本書不能遽定也又燕子千者將毋晏子所稱燕之游

士泯子午者卽其人耶弟愧少年時見聞甚狹中年雖喜博覽而記性便易遺忘故所能舉者止於是老世兄近所得必多幸以告我僕子身於此事甚叢猥然一隙之閒亦不離卷軸近讀左氏傳得嘉善浦氏鏜之正字日本國山井氏鼎之考文元和陳氏樹華之考正三家本皆有可觀今不勞而坐享其成覺天之予我亦太優矣令親孫侍御向欲借我左傳本今番乃可信爲善本歸來當與共快讀也

荅臧生在東鏞堂書 庚戌

疑經自是近世學者之病生於論語謂齊魯不過字句之異非或有或無齊論不及魯論也所言誠是然門弟

子各記所言其才質不能無高下其出於有子曾子之徒者固皆醇矣或亦有不盡出於二子之徒者乎論語記曾子啟手足之言則書之成去聖人時已久儒者所稱孔子之言荀卿即已疑其不實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亦通人之論也管仲一匡之功舉世所豔稱當孟子時猶有稱道弗絕者記者因夫子有許之之言而遂推崇太過以致辭氣之間抑揚過甚誠難免後人之疑若非有器小一章在前則是聖人於管仲竟無絲毫之訾議矣且即以管仲之事跡論之始也不能擇君而事逮射鉤之後晏然無復他慮使小白得先入國何其見事之遲也子糾之死仲實死之矣江人黃人素屬於

楚苟度吾利澤不及焉則不當受其贄乃始也後服遠之名卒之楚滅黃而不能救天下以之病桓公斯時管仲安在王子帶周之亂臣也召戎伐王王討之奔齊而齊受之且欲言於王而復之管仲能以包茅不貢聲楚罪今戎之罪更浮於楚乃不能致討而平戎於王如敵國然蓋其志滿意得淫三歸之樂侈反坫之制而已無經略天下之意矣且人臣之忠其主者莫大乎以人事君世不乏才以齊國之大而謂無人焉其誰信之而管仲獨無所舉故孔子稱人臣之賢舉鮑叔而不及管仲以此夫以豎刁易牙開方之倫在桓公左右不於柄政之時早去之何也豈見不及與抑力不足與遊之公仲

進牛畜苟訴徐越於烈侯而歌者之田自止此由無人乎桓公之側故邪佞小人得以盤互而不可拔顧於垂沒之際始爲君言之庸能必其君之聽乎故孟子直斷以功烈之卑非刻論也夫以孟子誦法孔子寧於論語一書有不盡見者而其議論獨與器小之言合則其所棄取亦約略可見矣否則以孔子所甚推崇者而乃貶斥之不遺餘力夫豈苟相反乎生又謂子產之才不及管仲亦但以功烈言也不思子產之所相者鄭也鄭之國小不及齊之大又𡚁造之國也其上世未有賜履之命如太公者故不能爲管仲之事耳以子產之智識且行事一出於正如使之相齊其所成就當必在管仲之

上矣史公之傳管晏於管仲亦未過推許也其論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管仲之隱史公實洞燭之不過將順已耳匡救已耳所謂匡救亦止如傳中所言隱伐蔡伐山戎之失而假託之正義已耳故獨於晏子忻爲之執鞭此其衡量不昭然乎子路死出公之難所謂食亂君之祿又焉得治君而死之此但失之於前耳不可謂其死爲不義也管仲事糾有年矣視其君與友之死漠然如途人焉喜己之有與援而欲疾行以至齊爲御者歌使之忘倦其嗜利無恥一至於此曾少有須臾之愛於其故主乎聖人立言爲萬世人道之防不应抑揚如此之甚彼前六朝後五代之臣皆以社

稷無常主君臣無常奉而輕爲去就獨非藉斯語以爲固大聖人之所許乎生謂死於溝瀆不指召忽吾亦不必援笙瀆卽句竇卽溝瀆以爲實指召忽也然嫌疑之際聖人愼焉豈若後世文士但逞其一時議論之快而不顧其或有所涉哉明明召忽死子糾之難而今爲此言意雖泛指文實有嫌焉得人人而解說之以吾斯言之爲泛指也故應劭奏議以爲召忽死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顏師古司馬貞諸人咸亦謂然似不得專咎讀者之不審也顧袁二氏之論實出於天理人情之正聖人復起必將有取焉有子親受業於孔子聞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以爲是非夫子之言如不得

子游之解而執此二語即爲定論可乎且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固聖人之所訓也食肉不食馬肝豈爲不知味哉生姑置此而信其可信焉者斯可矣

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

承示所論無服之殤三條其一條云無服之殤經不言其喪之節傳謂以日易月乃以哭之日易所應服之月如期親之殤十三日卒哭不識此十三日中衣服冠纓何若用凶則違禮從吉則非情文弨案吉凶相變此十三日中必非吉服可知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弔且必爲之變況此所殤者固當爲之服期者乎經雖無文或當如深衣練冠之制可也文弨又以是推之假如父若

夫有喪未除其爲之子若妻者旣終喪遂偃然絶衆可乎然則無服者固不謂其皆可以吉服也抑古之人施之有其等其必由厚且重者等而下之以至於輕且薄者亦不忠其惄然不足以相及否則於此何有焉又一條云古者士逾月而葬其在期殤十三日卒哭必不葬以逾月而不言其期何也文昭案葬可以月計而不可以日計日計則已蹙謂夫夭時人事之或有不齊者不可以壹切也然無服之殤亟棺而葬於園事約而易舉必不葬以逾月旬之內外可也又一條云延陵季子之子死於齊葬於嬴博之閒韓文公葬女商南旣而歸葬河陽之墓夫二子皆習於禮者今將奚從文昭案季子

殆有爲爲之也以君命使而以子之喪乆可乎哉觀其左祖則用吉禮也且旣言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而又重諄然申之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蓋旣不得以其喪歸故但冀魂氣之得以隨己而借反其慘痛之情千載如見今使無季子之事而煢煢稚弱死不得歸骨於其父母之邱隴以生怨死情何可安然則當以文公爲常法可也賚論如此尚冀足下有以教之幸甚

弟子興化李胥坊西林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抱經堂文集卷二十二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議附論辨證解

駁堯冢在平陽議　庚子

堯冢之在濟陰成陽千百年無異辭若河東平陽之亦有堯冢古傳記所未嘗言也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穀林實在成陽劉向云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邱壟皆小班固漢書地理志濟陰郡成陽下注云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此二言者乃固所自注固之此志必非一己所能憑空撰造也自蕭何入秦收丞相府圖籍文書於是天下地形阨塞戶口之數皆有可徵固實本之

以作斯志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於成陽大書有堯家靈臺有雷澤一仍班氏之舊此本是細注與地里志班注一例因梁劉昭更加注以補所未備遂進彪之注作大書耳鄭康成作曹詩譜云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今之獻議者欲以堯冢移之平陽以呂覽為不可信以劉向意主薄葬而非必考地志以班固自注為顏師古取郡國志之注以為注以司馬彪之郡國志為出於劉昭以竹書紀年所載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九十年游居於陶一百年陟於陶為出於晉世不足憑以吳皇象等所著皇覽晉皇甫謐所著帝王世紀暨魏王泰所著括地志凡言堯冢在濟陰成陽者一切以為

沿譌以為附會不知數千百年以來之通人學士何厚於濟陰而必欲與之何薄於河東而必欲奪之且平陽大國也曹參之子孫世守此侯封非荒陋僻左難自達於漢京者之可比也其地之顯者如霍光尹翁歸張敞之倫仕於中朝者當不之人何皆喑默不一置喙於其閒而辯正之夫呂覽之作招致天下之士使人人著所聞而成之如平陽果有堯冢諸侯客子寧不聞之顧乃舍近而就遠强無而為有以歸之穀林是誠何所利焉當時懸之市門一字不能增損猶曰畏秦相之威也子政孟堅去之一二百年何所畏而猶不敢有異辭乎子政校理羣籍博極羣書乃謂其非必考地志夫子政以

前之地志何書也毋亦卽班氏之所本者是乎地理志河東平陽下但云韓武子元孫貞子居此有鐵官莽曰香平而已師古注引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未嘗有堯冢一字也郡國志亦但云平陽侯國有鐵堯都此劉昭注引晉地道記曰有堯城亦未嘗有堯冢一字也合前後之地志皆未嘗有堯冢在平陽之語而以為古之地志必有之向特未之考耳不亦誣乎又其所據者以司馬遷史記之書法為言凡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者例皆不書必若黃帝之橋山舜之九疑禹之會稽乃書之堯都平陽卽葬於平陽故史記不書也此言似是而非五帝紀中如帝嚳所都在河南偃師其冢乃在東

郡之頓邱此何以稱焉湯都亳可不書而伊尹之葬亳何以反書於殷本紀中然則史記之作難以盡一之例相繩而議者乃欲於無字句處鑿然指以爲證不已疎乎且其所引證者謂王充云堯葬於冀州此語見宋羅泌路史其子苹注語中以充之言爲謬不知其實確也案王充自有所著論衡其書虛篇中有云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舉此兩言則仍未有實指且冀州大矣河東一郡尚不足以盡之而謂其必在平陽乎議者又云北魏酈道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有堯陵有堯母陵有中山夫人祠然於後結之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聞疑書疑耳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孝文嘗脩祠

於平陽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作水經注於濟陰已云聞疑書疑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蹟固已渺茫矣紊議者此語又似未嘗見水經注之全文而妄說者水經注瓠子河過廩丘縣爲濮水下道元注云瓠河又左逕雷澤北澤之東南卽成陽縣地里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道元引此爲班固本文可知非師古用郡國志之語以爲注矣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尙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

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欅聯映犾疎里餘以上皆水經注之文今者道元自謂當時也其言歷歷可按若斯非身所親見必不能如是之詳悉今乃曰濟陰之蹟固已渺茫使其見道元之注而猶作爾語乎若道元之所謂疎僻者自指郭緣生述征記而言記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冢此與上所親見者里數方位皆不合故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道元葢實嘗考其地驗其狀如上所云云者而後知郭記之爲疎僻否則所謂考驗者復何所指乎又考水經汾水過平陽縣東下道元注云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竝都

之又云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道元之於平陽其言止於此無一言及堯冢議者乃云平陽之蹟猶自昭灼欲誰欺乎且其曲說猶未已也又謂考北史魏孝文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於平陽此嘗祠於廟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此則祭於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葢凡書祠者是廟書祭者是陵案此言祠祭陵廟之分不知何代始有此例考之前史殊不盡然今姑以其所言太和二十一年之事而悉舉之三月次平陽祭唐堯四月幸龍門祭夏禹又幸蒲坂祭虞

帝充議者之意亦將移會稽之禹墓而歸之龍門移九嶷之舜墓而歸之蒲坂乎否乎紀又云詔脩堯舜夏禹廟亦同月事可知上所祭者皆廟也又云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此何以不書祭而書祀乎是卽一年之中而其說已難通矣且其言矛盾者非祗一端又引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謂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采以班自注爲顏師古注已大謬說此又云然豈幷忘向傳卽附楚元王傳後獨有此語耶然其說之行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起堯冢又閱三十九年安帝延光元年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云云此兩祠者固亦不能不謂其祭陵矣而猶欲以祠祭定陵廟之分何

其進退無據一至於此當明章之時石渠虎觀引經據禮議論大明今乃謂漢之君臣皆不學之人一惟流俗是徇而致敬盡禮於僞冢之前以成今日之笑端此其命意深不知其何居矣於是凡古來傳記言堯冢在成陽者疾之如讐謂皇覽之書多至百二十卷必修必濫今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某所見太公墓實在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言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以此思之皇覽之言未可盡信案此語又殊不然古有衣冠之墓不知太公實葬於周而子孫封齊者爲儀墓以思之歟抑不知實葬於齊而周人以太公元功與周公並故爲之

虛墓以陪葬歟今謂太公墓必不在臨菑抑何其專斷若是果也至五世反葬之說昔人已言其難信乃於難信者而偏輕信之齊爲守土之君則信其念本而還葬堯當攝代之後反不得以傍母而近陶有是情理乎謂爲天子者必終其身在所都之地不得出國門一步則舜亦不當至蒼梧禹亦不當至會稽天下更無可信之書矣若其疎漏更不能以偏舉如引洪适跋成陽靈臺碑云郭緣生述征記成陽有堯陵南一里有堯母陵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冢明矣以上是景伯跋語彼則注其下云案今後漢書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

亦名靈臺大母並無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之句不知适所據者何本觀此言豈知其未嘗見水經注全文也（以水經注之文爲述征記之語此适之誤）又曰适云靈臺非堯冢甚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闕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冢靈臺也此言更不可解章帝紀云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書法固當爾寧得云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堯冢靈臺也适見碑與郭記而後知靈臺之非堯冢若漢人則無不知之今謂适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則將改紀爲使使者祠唐堯母於成陽靈臺耶又與其前所言虔是時成陽巳起堯冢之語兩不相顧其紛亂顛錯不可究詰實爲從來論古者所未有又引隸釋濟陰太守孟

郁脩堯廟碑云闕帝堯陵在太陽遺戶曹掾具宇牽祠是因祠廟脩廟而先以虛詞敷佐而照耀之故曰闕若其有陵卽其地敘其事何必曰闕此又憯於當日之情事而闇於行文之法也成陽非郡治乃濟陰之外縣也濟陰郡治定陶孟郁時未親至其地不曰闕而何哉今以書闕之故斷其無陵將無遺戶曹掾亦子虛烏有之比乎以行文之法而論若其有陵卽其地敘其事直書曰遣某官往成陽祠堯陵而不書其緣起可乎凡所言適足以見其堅僻自用之私而已矣其論易窮則又佐以形勝之說謂今曹濮間之堯陵畧無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非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若平陽堯陵乃是地

中有山也在平陽城東北四十里從山口入不啻入於地中乃大轉大折於高壁大峽中始見陵山上平如地後攤五峯垂下結爲翠阜[illegible]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於平地之山上也夫古卜葬月不卜葬地形家之言上古未有就如所言勞人特甚亦與唐虞簡易之道相左今禮官已力闢其說不行余恐世人不察且從而惜之又慮後之人復有起而墟其欿者將使帝堯藏魄之所數千百年帝王之所敬禮封護者一朝而夷於平壤并堯母堯妃之神靈亦皆無所附麗慢神之咎莫斯爲甚是以復私議之

後議 庚子

初獻議堯冢在平陽者禮官既力闢其說矣繼又聞其再申前議竊疑其必有左證乃得其牘覩之則唯辨駁言堯冢在濟陰成陽者之皆虛而於平陽仍未有一實據其言曰某祗辨堯陵之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此無理之遁辭也既無陵矣倘從而祀之此何禮乎其謂辨駁濟陰成陽之無堯冢莫詳於水經注水經注非僻書今就其所引條疏之於左

一稱水經注引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此沿俗本缺林字）某謹按此卽皇甫謐之羣三說而合之也（以呂覽劉向班固爲三說）其下接注云墨子以爲堯北教入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

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某案云近是則猶未見爲確又云余按小成陽在城陽西南半里俗諺以爲因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某案因堯城本屬竹書之荒唐況以是爲堯冢則道元之意深非皇甫謐之說

今案此水經注之前一段所指乃小成陽道元本不信謐之說未可即以此爲堯冢不在成陽之證蓋此乃濟陰句陽縣下之注也墨子山海經二說亦謐所引皆所不信唯以成陽之堯冢爲近是道元知其所指省在小成陽其地俗諺有因堯城謐所指堯冢殆即此地小成陽與成陽不可混而爲一議者於此尚茫然莫辨也案

謐所言誠爲模糊影響然河東平陽卽求其如是者而豈可得也耶使古人有言之謐亦必引之矣

又稱今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興設有此現在也此段水經注言之甚詳正卽今濮州之地已具錄前篇中若謂道元之時州縣始有此興設則東漢章帝安帝何以先遣祠於此且古之州縣雖甚好事安有憑空起一堆阜指爲古帝之冢之理旣云有此現在則前牘中所云渺茫者亦自知其不可通矣此不引成文故知是道元所親見

又稱水經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山夫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

差不合夫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里數乃不合於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則并郭緣生亦概斥之矣

案疎僻乃專指郭緣生說已見前篇中然此亦祗在里數之參差耳傳聞易譌自不如現在親見者之確且道元於緣生之說亦不全棄也引述征記云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此段道元不駁又引記即述征記於堯妃祠見漢建寧五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此段亦無駁又云亦是引述征記之語今本譌作文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閒有伍員祠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記誤止此今碑祠並

無處所此道元語下始引其言堯陵里數之參差者盡道元於皇甫謐郭緣生二家皆未之信所信者即目耳如議者之意竟欲一概抹撥而後已里數小差尚知陵無移徙之理乃一旦而欲徙之千有餘里之外反有此理乎使脣唐以前有一人以爲在平陽起而助之猶可說也今必以獨見盡革數千年之所記載違舉朝之公論不甚可怪也哉更引明碑之徵脣太宗像不令其配帝堯以爲證夫脣太宗亦正是配堯廟耳而可以爲配堯陵乎總之可一言以爲斷曰傳記無有言堯冢在平陽者則一切謬悠之說庶乎其可息喙矣

其他支離之說本不足辯然不辯彼且以爲漏也如

稱黃帝葬橋山堯葬陬山黃帝諸臣帝堯諸臣皆大聖人（此四字見前牘中）之所經營相度等語案舜既攝位禹皋稷契咸在朝爲有廢其職事而從事於邱隴之間以爲恭者其所云皆聖人果誰屬也又云陬山靈境鴻蒙氣象春氣尚在此語更謬太和元氣在宇宙中無處不有今惟指陬山一區爲春氣抑何隘也其言甚難通矣

論辨證解

歸奇於扐以象閏論

閏也者積奇日奇分而成者也天道有奇而歲功成衍數有奇而卦爻立此理數之同適相脗合非必規規爲

比擬而爲之也故閏之理本於天而聖人之作易也隱然同符而無參差之迹奇之數生於蓍而後人之推筴也又因以取象而無豪髮之差蓋歸奇於扐者求爻之法也歸餘於終者正時之道也簭人之所掌與疇人之所司無異理也朱子本義謂奇者所揲四數之餘扐者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而橫渠張氏則謂奇者所掛之一扐者左右手四揲之餘其說乃異乎朱子今將何以斷其是與非乎夫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其說倡自虞翻而宋儒郭兼山復堅主之以與橫渠相應和從其言則是以掛象閏也若朱子之意則象閏者蓋以扐而不以掛其說亦本諸唐人之義疏此其不同明甚後人

安可依違其閒而爲兩可之論乎夫奇有以奇耦言者有以奇零言者以奇對耦則一爲畫之始而亦可名之曰奇由整得奇則必在數之終而後可加以奇之名也今始掛一胡爲有奇之名乎凡人所以致疑於朱子之說者以經云歸奇於扐則奇與扐似是兩物而併歸一處朱子則奇與扐一而已竊以爲不然奇與扐非兩物實兩時耳當其揲始畢而所餘未歸也則無從遽得乎扐之名而祗可名之曰奇及其既歸也則不必復沿乎奇之名而直可名之曰扐名以命事夫豈苟而已哉且扐可以象閏而掛不可以象閏閏者歲之餘扐者揲之餘兩相等也一蔀之首必其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大小

餘分皆盡而後可以爲首古今史官無以閏爲蔀首者若之何其以始掛當閏也夫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閏之歲故此經下文云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而張氏又謂第二第三揲不掛是六扐而後掛誼與置閏之義相違反矣啟蒙已詳辨之學者當以朱子之說爲正可也

名諱辨一 丁巳

諱之興也始於周生則名之死則諱之自周以來未之或改近臨川李氏獨反其說謂生則諱死則不諱豈有見於春秋諸侯不生名死則赴以名之例故云然信若是誤矣諸侯不生名而盟會載書則亦名之然則死未

葬而赴同盟之國以名禮固當爾記曰卒哭而諱赴枉於未葬之前則猶未諱也何不可也李氏之意又因檀弓有舍故而諱新一語謬以故爲故君新爲新君攷之先儒之解皆謂故者親盡之君高祖以上是也新即新死之君豈有若李氏之所解哉位有尊卑則諱亦有遠近故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非所論於天子諸侯也天子諸侯祧而後不諱也魯以獻武廢二山而後之來聘者且以犯其先君之諱爲恥釁夏之替哀公諱宋爲商皆死而後諱也此皆昭然易睹者也曰君前臣名必君前而子乃得以名其父然則諱之久矣曰豈以爲諱不敢也父母之名可得

而聞不可得而稱古人言之矣豈有為人臣為人子而顯斥君父之名以為安者乎曰不敢名亦何異於諱曰此固有異父生前之名獨其子不敢稱耳他人及之其誰禁至於諱凡入其門者皆兢兢焉不敢道自周以來皆如是李氏博學人其議論宜有據獨是說余未敢信故為之說以辨之

名諱辨二

李氏既云生則諱死則名而又云生死皆諱是兩說者皆非也而生死皆諱之說於理差近始亦將信之又平心折衷於古人之說知其言之無徵而不足信也晉唐之世君在倂其嫌名亦避之然亦不敢名耳非諱也夫

生不敢名與諱有別者非吾之臆說也杜預解左傳於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則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孔氏正義亦云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然則謂不名卽諱者殆未考諸此矣葢古人於死生之際禮各不同名亦不苟如生曰父曰母曰妻死則曰考曰妣曰嬪此亦無甚大異而且斤斤焉辨之今以考妣嬪之名加之未死者於心安乎乃儼然在室而遽謂諱之諱之是死之也故爲子而名其父母不安也不敢名而後其心安而以不敢名之故卽謂之諱則尤不安也且不名而卽可謂之諱則古者天子遇其所敬

禮之臣入朝不名亦將謂天子而諱其臣乎夫生名死諱數言可決諸侯不生名奪爵也諸侯而下不盡然也失地名滅同姓名朝弒君者亦名變禮示貶也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欲其不忘好也卒哭乃諱以諱事神不通於生前也謚曰易名名將諱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譏其野蓋狃於生前之所稱也且言諱止於門內者亦非諸侯之諱通乎國中故曰大夫之所有公諱大夫之諱君所亦諱之故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常人之諱亦不獨一室之人諱故曰唯大功小功不諱又曰入門而問諱也後世之事既不可爲據矣禮制具在而亦不可據乎哉

外傳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證 甲寅

吾在京師日嘗從紀君曉嵐昀處借得影鈔宋本國語與今本多異同宋公序每謂之俗本今之所傳皆公序之補音本也舊未本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今本無王字案左氏成十六年正義所引有王字以證杜注后稷先王是舊本有王字是也或因韋氏於下文我先王不窋下始注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似上文王字無釋遂疑有王字者爲衍文余案世后稷三字當連讀譙周已如此讀見史記索隱卽韋注亦云父子相繼曰世謂弃與不窋也是韋氏亦以世后稷連讀也使其上但云昔我先於文不足古人寧有此文法乎

況世后稷下文云以服事虞夏韋注云謂弃爲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是明明以繼后稷解上世后稷更不當以后稷專指弃爲言矣下注通謂之王一語若通字連文武爲言則文武之爲王久矣何必以文武與不窋竝舉且通之爲言所包者廣自祖紺上溯之以至后稷皆可稱王王子晉所稱十五王十八王皆自后稷起安在后稷反不得蒙王稱韋注下又云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正以契與弃同事虞舜故以證后稷之得稱爲王若但以證不窋殊不相當夫韋注有失倘當舍注以從本文之是況注又明白如此左氏正義所引正宋公序未改本也吾是以篤信舊本之爲得也

佳兵者不祥解 己亥

佳者以爲嘉美而憙悅之也刑可爲祥兵不可以爲佳佳兵之人是天下之至不祥人也下云兵者不祥之器古之所謂兵者弓矢劍戟之屬是器也後人因亦名執此器者爲兵春秋傳所稱徒兵是也此溯其本而言之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若佳兵者不祥句下古本元無之器二字俗本有之蓋因下文而誤衍也佳兵字不經見然古人多自造語如曰覿武曰老師豈亦有本耶況此下文云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曰美曰樂此即佳字之正詁矣下又云凶事尚右曰喪禮處之悲哀泣之其非可佳之事明甚而或佳之其爲不祥也孰甚焉

凶事喪禮用兵之常道也非以此爲不祥也喪師覆國乃可爲不祥也軍禮近凶而佳者則近吉是反常矣反常之人是天下之至不祥人也固不待喪師覆國而後知也或曰佳乃唯字之文脫耳唯古作佳故譌爲佳也曰是不然老子之文凡云夫唯者衆矣其語勢皆不若是也今一一而數之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曰夫唯不爭故無尤曰夫唯不爲故能敝不新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夫唯道善貸且成曰夫唯嗇是謂早服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凡九見矣今曰夫唯兵者不祥之器類乎不類乎上章雖言兵而此章義本不

相屬文又不相類不得謂之承上文也承上文則語勢當緊而此下乃云物或惡之其節舒緩與上所引亦皆不類也若云佳爲古文唯字當九處皆從今文而此一字獨爲古文乎經典中若佳兵之新創者多矣今不疑誁刑而疑佳兵何也試熟復本章反正兩義則佳字有確詁斷然不可易矣

弟子丹徒戴　準卓亭校

抱經堂文集卷二十二終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三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策問

廣東鄉試策問五首　乙酉

問經學昌明莫盛於我
朝欽惟
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經敦本培風提示親切
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繼有春秋詩書三經傳說
彙纂之輯重經
世宗憲皇帝正定頒行莫不深醇美備廣大精微我
皇上道協唐虞思通洙嶧

欽定三禮義疏探制作之大原正諸家之異說積疑聚訟一旦豁然以解士欲通經其可舍周行而遵曲徑乎今試舉其畧用以覘所習焉易更四聖旨何以不盡同辭占象變廢其一豈全易乎舜典合於堯典後人何以析之復增之性道之奧多見於古文乃有疑其文不類者至王魯齋併今文亦疑之得無謬乎六義分三經三緯而或以爲南本不繫風又因豳雅豳頌而謂風雅頌亦可隨篇求之然歟否歟春秋魯史不傳於何知聖人所筆削三傳敘事與斷制孰優周禮一壞於歆莽再壞於安石寧可即議本書之失井田溝洫其異安在儀禮爲經禮記爲傳遷廟釁廟亦皆孔壁之遺禮運明堂或

議漢儒之駁楊信齋之圖衛正叔之解學者尚有能參考者歟經之深者非可以約言盡也宜就所問者各條舉件繫以對

問大學一書備天德王道之要盡綱領節目之詳自程朱表章而後西山眞氏爲衍義一書論議正大條理秩如自來每以之進講顧其書於八條目獨闕治平此瓊山邱氏所以又從而補之也夫德脩於身舉而措之天下無難語其功則較易舉其數則棼繁眞氏之書主於理理足以兼該而本無疏漏邱氏之書主於事事欲其考鏡而非務鋪張將毋所補在治平而所助乃在格致歟眞書以崇敬畏戒逸欲二者爲誠正之要而邱氏又

益之以審幾微則尤為正本清源之論眞書格致之要有曰審治體而邱氏又有正朝廷一門其首總論朝廷之政似若複而非複者何也有明宦寺之禍不減漢唐而書中引古獨未之及僅於正綱紀之常引朱子之言近習者以微見其意豈有所畏避而不敢顯言歟抑當化治兩朝璫燄尚未如前此後此之甚故可畧也至其相業亦果能即坐而言起而行歟邱書之後補之者又有湛氏之格物通孰為勝耶我

皇上敕幾宥密廣運健行治功之盛亘古未有邱氏所言聖神功化之極者正於　今日覩之多士將欲樹徽

太平贊襄　盛治亦未可以無具應也其必有以為

拜獻之先焉

問揚粵奧區人文蔚起自漢以來陳元士燮輩闡明經訓啓迪鄉人五嶺之間彬彬嚮學矣唐韓昌黎氏謫因文見道者初牢陽山後官潮海此邦人士樂從之遊其時身領學事排異端而宗孔氏者孰爲得其傳歟有宋理學昌明濂洛之書傳於嶺表其潛心誦復踐履純熟者何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粵人克自樹立聞風景從者約凡幾輩他若服象山之教及南軒之門其行誼皆可得而詳歟明儒推白沙陳氏學有淵源而江門風月自得之趣爲多所謂靜中養出端倪者與先儒主靜立極之旨果有合歟湛甘泉爲白沙高弟講學之盛與餘

姚王氏幾分左右廣一以隨處體認天理暨義一以致良知明宗別戶分門彼此互相排擊而通兩家之郵者又謂說有不同理無二致然歟否歟至如瓊山之朱子學的東莞之學蔀通辨均爲有功正學楊起元晚出請業近溪所著天泉會語論者謂近於禪宗然考其行己立朝亦何愧儒門實踐歟我

皇上聰明睿智學貫天人重道崇儒表章往哲其於理學眞僞判若黑白爾多士務悉去黨同伐異之見盡徵文考獻之長孰正孰歧孰優孰劣素所切究備著於篇

問官先事士先志衡門伏處之日功業尙未見端而規模本可素定故入學離經卽觀其辨行義達道必始於

求聖人每使羣弟子各言志夫志學志道其所同也而有異焉者將學有淺深而於道固莫之外歟抑士各有志雖同師聖人而不必強爲似歟孟子言尙志而大人事備得志則澤加於民聖賢本懷無不期於用世者春風沂水與老安少懷一也乃或有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道德功名有異致歟且古所稱志士又何等也所稱肆志又何爲也濂溪云志伊尹之所志苟欲以古人爲圭臬卽三代而下如正誼明道澹泊寧靜先憂後樂若斯之流亦有爲生平所嚮往而必欲企及者歟抑將追攀屈宋頡頏淵雲而以爲不朽之盛事也

聖天子振興士習樂育羣才以爲器使之地多士涵濡

於
教澤深矣豈徒志於温飽沾沾以決策發科自囿哉其
勿夸勿飾各抒所藴毋隱
問從來圖治必首安民安民必先擇吏周官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凱以強教弟以悅安如
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子產愛尹何之傷聖人責子路
之佞誠慎之也我
皇上子惠元元澄清吏治慎觽於入仕之初考績於既
任之後賞不踰時罰必當罪
聖天子求寧求莫之至意
申命不啻再三所以循名而責實者其可不豫爲講求

歟嶺南利兼水陸物産多奇仕是邦者故以不貪爲寶若孟嘗珠還合浦吳隱之酌飲貪泉李勉盡棄犀珍包拯不持一硯勁節清風至今彰彰耳目夫猷爲必要之以守能善所上者曰廉然民之所望於上者正不止此也漢之循吏宦斯土者則有衛颯許荊其後政績卓越者何人至如羅友之政舉大綱陳堯佐之治稱清簡其亦撫綏安輯之善道歟是故江海之濱水利宜興也治之不得其道則塞故瀆開新渠荒地未及墾耕而熟田已憂旱潦山嶺之區樹藝宜亟也勸之不以其漸則督里胥疲父老奉行徒循故事而擾累已在民閒以至嚴盜賊之課則外洋與內地各異其宜脩化導之方則俚

術與齊民各因其俗是皆在良有司隨地變通而不可以膠柱鼓瑟者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將何道而使明作不失之擾寧靜不失之弛歟諸生學古入官有社有民匪異人任通達治體方無虞學製之譏況桑梓之邦見聞最悉其以平日之所盱衡抵掌者歷陳之

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 丁亥

問聖人之道載於六經自漢唐以來代有詮釋於微言大義亦各有所得歟至有宋朱子可謂集諸儒之大成矣其所著如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易本義詩集傳多不沿用舊人之說而獨闢新義其精粹切當遠勝注疏者何在諸生講求有素盍備陳之 永順

問選舉之法代各不同漢制郡國舉士約有三途其猶有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否歟魏晉以來名目漸繁至唐有曰生徒曰鄉貢曰制舉其目有秀才明經進士諸號其制科又各因事立名皆可詳述歟漢有對策射策唐初亦用策試後來詩賦之試起自何年又有州府試省試館試監試吏部試翰林試名目不一臚舉其源流以對　長沙

問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其說云何十翼孔子所作而或以說卦等傳為經師所為果有證與詩序不可無而書序可不必有其故何也堯典繫以虞書二南兼有平王以後之作頌之取魯與誓之取秦

皆有說與三傳經文不同二戴增損各異能臚舉其概
與我
皇上聖學淵深
欽定三禮迴復
頒周易詩經春秋於學官大道昭揭洵日月中天之會
也多士研習有資其各以所得對　寶慶
問學校之設所以教育人才使德行可以式鄉閭功業
可以經邦國凡皆由此選焉其制昉於何代詩禮左傳
王制孟子所言三代學名同異可一一臚舉之與五教
四教十二教以及周師氏保氏大司樂之所教詳畧各
殊何也漢唐以下有盛有衰試言其故州縣有學與教

官之命於朝起自何時其教之法以何者爲最善我
朝德化翔洽文教盛興內外學校旣有專官課督而又
有書院之設與夫苗猺溪峒之地皆建有義學
賜金發帑於古未有倫比爾諸生宜何如鼓舞奮興以
稱
聖天子作人之雅意與其各言爾志毋隱 靖州

問制義代聖賢立言其體創自何代有明用以取士初
尙簡質自化治以後日趨於文其一代盛衰之變試衡
論之王唐瞿薛與夫歸胡金陳諸大家之文其所師法
何在自餘諸名家可爲之羽翼者何人西江雲閒各樹
一幟孰優孰劣我

朝文教覃敷儒風丕振百餘年來作者幾於指不勝屈
聖天子加意作人多方訓迪以文章關乎運會
欽定四書文埀示正鵠猶復
誥誡頻頒慮好尚之不一致流弊之復萌
特申科場磨勘條例凡字句之不雅馴者分別停罰示
儆爾多士涵濡
聖化更當爭自濯磨使文與行並軌於正固無患其多
而不揚也功夫何在宗仰何人其各舉以對 沅州
問力役之征自古有之周官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
大夫以行徵令而施舍之仁亦並著焉其法別其地之
美惡遠近校其齒之盛衰均以歲之上下至爲詳備漢

有口賦率人出錢而田之租反薄蠲免之典時行唐有
租庸調之法役多則免調更或并租俱免其與周官之
法同異若何或亦師其意而不襲其迹歟宋時民苦役
累後定爲顧役之法又有謂其不便者何也明初輪甲
承直後乃行一條鞭法民稱其便乃未幾而里甲之費
如舊豈非姦胥蠹吏之爲害歟至我
國朝丁糧之外並無雜徭欽遵
聖祖仁皇帝諭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我
皇上念切閭閻不肎輕用民力計役給直人忘其勞但
各直省相沿舊例不能盡同賦輕者差繁賦重者差薄
殆亦因地制宜之道歟召之役則往役義也優免之恩

出自上而急公之義在乎下乃有嘵嘵不平者此豈得其道歟湖南通省歷來役法若何其各以所知對　辰州

問經以明道傳以翼經孔子作十翼而易道興後人又彖象文言於卦爻中次第果無失歟詩書皆有序後人畧書序不道詩小序出於子夏或以爲衞宏所作或以爲出於國史然歟春秋三傳左氏紀事公穀解義乃習春秋家近宗胡氏而三傳束之高閣何歟禮記有夏殷之制又有秦官删小正而載月令其何以說周禮致太平之書或云草創未行其官制與他經不同者何在冬官之屬亦尚有可考者否其條舉以對　常德

問古之所謂士者周禮之上中下士皆有職事者也王

制之選士俊士皆次第拔擢而升之者也非此二途有能束身脩行誦習詩書者則亦號之曰士其分則未離乎民也庶人也君知之則安以道自重君不知則安以分自安孔子謂貧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謂往役義也士之自處固當如此聖門諸賢有在縲絏者矣有與卒三百人之列者矣踰溝用矛不避鋒鏑此獨非士之所爲哉爾等幸生

聖朝享太平之福久矣事三如一爲士者正宜率先爲四民倡方無忝乎讀書明理之實而乃小有不平動輒告訐

深仁厚澤一毫無所報效此則莠民也惡可爲士其試

陳士之所以爲士者若何歷代士習之淳澆士氣之盛衰可以爲法戒者何在亦具言之 澧州

問史之與經異用而同源尙書春秋聖人之史也進乎經矣後世祖之分爲二體可得而析言之歟編年可以見歷朝之盛衰紀傳可以綜一人之本末則編年優矣而古今皆以紀傳爲正史何歟史漢三國史家之圭臬也乃自范蔚宗後漢書以降名爲沿襲實乃變更一人一傳並無通貫錯綜之法此豈遷固陳壽之舊歟史有成於一家者有成於衆手者其得失若何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年經事緯法戒昭然固當度越諸史而小小舛譌亦多不免將無上下千古固非一人精力所能求其

盡善歟我

皇上萬幾之暇博覽舊文

特命儒臣仿編年之法統加纂輯一事一言悉經

睿定此當與六經並垂不朽雖涑水紫陽咸謝不敏矣又焉論其餘哉爾多士有志欲窺天祿石渠之盛者盍姑就所聞於古者以對 岳州

擬策問一首 癸酉

問書者六藝之一天地閒道器罔不該焉易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記曰書同文書之為用綦重矣自古文變為大小篆篆又變為隸楷隸楷又變為行草其遷易之故可得言歟秦程邈為隸書而閣帖中乃是小楷備極

稱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晉書稱王羲之善隸
書其子獻之工草隸書將無隸卽楷歟歐陽永叔以八
分當隸然二王八分不槪見而楷書世多有本傳所稱
究何指歟我
皇上多能天縱道藝兼該八體六書無不洞晰
萬幾之暇親灑宸翰神明變化動與古會非屑屑臨摹
可比頃出　內府所藏自鍾王以下諸名家墨蹟鉤勒
上石以垂永久名曰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洵藝苑之
大觀也至若
睿鑒之精
聖斷之允尤爲亙古未有其視宋人淳化閣帖豈直倍

摭遺之夫閣帖之初刻也論者謂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知研考頗有偽蹟濫廁其間今能一一辨之否歟觀其首列漢章帝書何以所書者乃梁周興嗣千文也梁武帝評諸家書可能舉其畧歟有謂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又有謂唐以書取士故士多工書何其說之異耶少陵論書貴瘦硬東坡不以為然何歟宋以蘇黃米蔡竝稱蔡京書人弗之貴或乃以君謨當之豈非藝亦以人重歟公權筆諫之言朱子作字甚敬之旨可得而闡其義歟多士其勿視為小學也願以通乎大道之指歸焉

弟子丹徒趙　震楚榮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三